

本报讯 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声势浩大地抢下首轮过千万的票房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轮演出的筹备工作。

11月25日，莫言、邹静之等多位作家走进人艺，和编剧刘恒一起，为话剧把脉，共同会诊《窝头会馆》。以作家对文字的敏锐和特有的激情向剧本“致敬”和“开炮”。

作家们普遍认为，刘恒以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真诚和悲悯在创作，将每个人物灵魂准确地安放在这个剧中。邹静之是给人艺创作过话剧的，他的话剧作品《莲花》在首都剧场上演，也有着不俗的票房表现。而他给《窝头会馆》的评价是“窝头”无疑是个大号的“金窝头”。

独特的北京味儿，关注的层面和视角也独特。我曾经说过，如果特别北京味儿的话，就变成地方戏了，但是如果是北京人艺，就

热点

会诊“窝头”期待精品

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全中国任何一个话剧院，都不可能演出这个戏。”邹静之认为，现在对这个戏进行经典与非经典的争论，是不恰当的。“经典需要占领舞台很长的时间。很多经典戏剧，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没有多伟大。伟大的作品一定要给演员留有演技的空间。我也写了几部话剧，对此有相当深的了解。”此外，邹静之还提出，“留下精彩台词过于密集，我没来得及回味和赞美，下一句又来了。但是，就好像歌剧中

咏叹调好听，要有很多没那么好听的段落来衬托，就不能突出好听的那部分。”邹静之还提出，剧中苑江森和周之萍这两个年轻人的形象略显符号化。

另一位重量级作家莫言目前手中也有着几个话剧剧本，他的首选也是在人艺上演。他开玩笑地说：“人艺的殿堂一直供着两个偶像，老舍和曹禺，现在可以加供刘恒了。”莫言认为，剧中大部分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那两个被评论界批评的年轻人形象，

他却认为是好的，那是一潭污泥中的两朵莲花。“这在一个王朝即将死去的时候，是真实的、美好的。”莫言说。此外，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实话，我前半截都没有听懂，因为我从心里抵制北京胡同里的这种语言。而且，我同意去掉剧中的脏话，没必要把这些语言拿到舞台上。”

作家徐坤表示，刘恒有小说、电影（包括改编）、主旋律剧本三个创作高峰。目前在这个领域无人能出其右。这个戏给他带

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延续了老舍的草根平民一派，传统的创作元素在刘恒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大幕拉开，就有吸引人的地方，皇城的老百姓的草根生活状态——以幽默化解苦难。这是北京草根民众的情怀。”

作家王干认为，虽然这是一个献礼剧目，但是即使60周年大庆过后，这依然是一个好戏。这不是一个主旋律，而是一个大旋律。进步的力量要取代落后的力量，光明要取代黑暗，“窝头会馆”雕画出落幕后和黑暗当中的灵魂来，带着同情、哀伤和一丝调侃揭露了这些灵魂。但揭露，不是批判。”

据悉，12月18日，北京人艺又将开始第二轮《窝头会馆》的演出，届时，舞台上将有什么改变，我们拭目以待。（文艺）

艺闻

大型电视纪录片
《澳门十年》将播出



本报讯 作为为“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特别制作的唯一官方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人民政府联合摄制的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十年》，将于12月11日至18日晚每晚20点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首播。为了向全球观众展现回归10年的澳门，12月12日至19日，该片将在中央电视台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国际频道播出。

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十年》，每集时长45分钟，采用高清晰度数字电视设备拍摄。摄制组主创人员均为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香港十年》创作团队的原班人马。

作为大型电视纪录片《香港十年》的姊妹篇，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十年》秉承“以真实为灵魂，以人物为主角，以故事为载体，以情感为核心”重要原则，以平实的记录、平和的语言、平视的画面，记录了200位见证十年澳门发展历史的民众的生活；50位参与了十年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政要接受了节目采访。电视片高起点、全方位、多视角地记录了澳门回归1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凸显了回归后的澳门人对“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高度认同。（文化）

“人民喜爱的艺术家”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由人民网主办，旨在反映“草根”心声的“人民喜爱的艺术家”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经过网友投票、提名和评审几个阶段，彭丽媛、李双江、王晓棠、刀美兰、于蓝、欧阳中石等60位艺术家获得此项荣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总结文艺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人民网于2009年8月拉开了“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大型网络评选活动的序幕。活动采取网友无记名投票，在网页上直接点击投票，按投票多少自动排序的方式，遴选了舞蹈、音乐、影视、书画各个领域卓有成就，广为人民群众喜爱的140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代表参加了评选。活动一经推出，社会反响强烈，网友积极参与。在一个多月中，共收到网友投票近3000万张，提名留言达数千条。

混血——孙文九油画展在北京和画廊展出

本报讯 只有在艺术领域，混血是一种通常的现象：音乐、绘画或者文学。12月10日，和艺术沙龙主办的《混血——孙文九油画展》在北京798艺术区和画廊举行。毕业于乌克兰国立美术学院的油画家孙文九，以他的北京人的眼睛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描绘了雪域乌克兰的东方诗意图。有评论说：“孙文九的画平静而舒展、恬淡中带有一丝忧伤，假如画面有看和读的分别的话，他的画是可以读的。”

孙文九的油画作品在国内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并获奖和收藏，此次展览是他回国后精心创作的新作品，也是他在798的首个个展。（春青）

契诃夫名剧《海鸥》现身“国话之秋”演出季

本报讯 作为国家话剧院“国话之秋”演出季的剧目，由青年导演杨辛根据俄罗斯戏剧大师契诃夫经典名剧《海鸥》改编的话剧《海鸥》于12月9日至20日在国话小剧场演出。

《海鸥》讲述了3对不满意生活现状、渴望改变人生实现价值、最终却难如人愿的男女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孟子见、崔奕在剧中饰演特列普列夫、玛莎。来自空政电视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孙晓鹏在剧中饰演美德维坚科。他们三个都是近期活跃在话剧和影视舞台上的优秀青年演员。孙晓鹏表示，“我在剧中扮演一位小学教师，这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小人物不是唯唯诺诺的，而是一个胸怀大度与小度并存的双重男人。和我之前在《车库》、《在底层》、《我要成名》等剧中扮演的角色都有所不同，是一种挑战。”

该剧的舞台美术创作很有新意，它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写意的舞台空间，虚实结合、朴素又不失典雅、古典与现代相融合。（文艺）

关注

社会地位低、待遇低，辛劳写作得不到价值认可，成为戏剧作家匮乏和流失的主要因，“现在不是文学休了戏剧，而是戏剧私奔了”

戏剧“留守编剧”现状堪忧

兰兰

编剧高峰会因病未能叩陪末座，至憾！谨祝戏曲文学在历经西化、异质化以至边缘化的劫难后，收复失地，返本开新，重新成为一剧之本，亦使表演重新成为舞台中心，作家重新成为演员导师，中国戏曲重续千年烽火！”前不久，在常州举办的“首届编剧读书班”上，当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念起剧作家王杰仁为某编剧论坛发去的一纸贺信时，所有与会人员无不为这位老编剧对戏剧事业的爱心和苦心所打动。

把全国部分青年编剧召集到常州来“读书”，缘于中国剧协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剧本》杂志社副主编黎继德表示：“我们预知当前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不容乐观，于是请来各地代表进行交流沟通，结果一看研讨报告大吃一惊，没想到全国剧作家现状‘惨’到这份上，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困境——
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剧作家队伍在近10年来迅速萎缩和跌落，编剧老龄化却无奈“退而不休”，仅存的硕果成为当地的“活宝”，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忧思。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次读书班上的一些编剧却都过得很好，而非如想象中那般苦大仇深。对此，《剧本》杂志社的朱旭辉说：“他们都是‘熬’出来的，绝大多数剧作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看来，也许正是因为编剧队伍的整体萧条，才衬托出少数活得滋润的个体。

据了解，社会地位低、待遇低、作品不能体现个人意志、作家的辛劳得不到价值认可是导致剧作家匮乏和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拿“梅花奖”和“曹禺奖”两个戏剧奖项来说，剧

协每届的“梅花奖”颁奖地都抢着主办，而“曹禺奖”颁奖却没有几个城市愿意接手；另外，“梅花奖”获得者除了获得不菲的奖金外，地方还给予每月几千元的津贴，而“曹禺奖”却什么也没有。“演员一旦获‘梅花奖’，就好比‘五子登科’，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儿子都有了，演员和剧作家的待遇天壤之别。”黎继德感慨道。

除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外，剧作家还要能经得住自己的作品被反复改动和折腾，有些不愿遵守这种“游戏规则”的剧作家愤然抛出一句“谁都能改，编剧不是人干的活”便出局了，留守的便都成了精英中的精英——公鸡中的战斗机。剧作家姚远的一部话剧作品在众多人士的“宠爱”和“关怀”下被改动N次。末了，姚远打趣地说，干脆署名“集体创作，姚远执笔”得了。对此现象，剧作家刘锦云直言：“剧作家是要对自己的心灵负责还是对‘老板’负责？我认为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追求，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追求，艺术家要清醒，政治家要开明，艺术家要知道戏比天大也要知道天比戏大。”

作家缺位，教育何为？据了解，学院派戏剧编写的“成活率”极低，学生毕业后基本胜利大逃亡。因为编剧不仅要具备古典文学修养、一定的戏曲功底，还要有表达能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但目前90%的高中毕业生对戏曲一无所知，院方也几乎招不到有戏曲经历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在校期间还没培养出对戏曲的感情就已经毕业了。



失衡 赵春青 画

言论

“说书场化”害了《百家讲坛》？

朱四倍

最近，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在《百家讲坛》上开讲“《易经》的奥秘”，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话语波澜。有人批评曾先生根本不懂《易经》，只是信口开河，近乎坊间说书。但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成‘说书场’有何不可”。

“《百家讲坛》成‘说书场’有何不可”，看似新颖，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更像是为《百家讲坛》唱起了挽歌。因为这是站在《百家讲坛》立场上的自说自话，完全把《百家讲坛》的受众放在一边或者有意忽视的“想象”。道理很简单：成了“说书场”的《百家讲坛》还是原来的《百家讲坛》吗？还是公众期待的《百家讲坛》吗？离开了公众的需要，离开了公众的需求，简单地把《百家讲坛》“偷梁换柱”为“说书场”，是否考虑了公众的感受呢？是否是尊重观众意愿的选择呢？

如此以来，笔者以为，这与其是对《百家讲坛》和曾仕强先生的辩护与声援，不如说一下子戳到了《百家讲坛》及主讲者的软肋所在：越来越摸不准观众脉搏，越来越成为孤芳

自赏的“把玩”。进一步说，这决非是一种褒扬，更不是值得追求的方向，简单地说就是，《百家讲坛》开始大步进入“死亡时间”，并且这种趋势似乎无可挽救。

事实上，《百家讲坛》“说书场化”的说法并非今日才出现的。此前，何三坡先生就指出，“百家讲坛”就是个说书的场子，能在这样一个场子讲课的人在中国何止万千。”而作家阿来拒绝《百家讲坛》节目组后说，“我又不是讲评书的，何况真正讲评书得好的也不只是讲故事。”这样的见解，在笔者看来，足以推翻“说书场”是《百家讲坛》值得追求的发展方向的说法。

笔者并不主张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进行讽刺挖苦，因为主讲人和节目从本质上说是两码事，更何况，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但我们要明白，哪些是浮华，哪些是精华，哪些是垃圾，哪些是沉淀，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那样：

“说书场”之说背离了《百家讲坛》的宗旨：“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公众的意志也就成了被“踩踏”的对象，所谓“空话”。

笔者并不主张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进行讽刺挖苦，因为主讲人和节目从本质上说是两码事，更何况，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但我们要明白，哪些是浮华，哪些是精华，哪些是垃圾，哪些是沉淀，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那样：

“浮在表面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因此，万不能对一种明明是堕落的事实进行“新生事物式”的辩护，这不但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抽空，也是一种危险的遮蔽。当我们不以丑为丑，而把丑称为美时，陷入危机的难道仅仅是《百家讲坛》吗？

当下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当《百家讲坛》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当其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时，能不死吗？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再给它一层华丽的包装——“现代说书”吗？

青年作曲家维亚赋予了该剧极为动听的音乐。早在第一次试听之后，被誉为“中国‘戏剧教父’”的徐晓钟就感慨说：“《山村女教师》在宁静的田地上写出了炽烈的情感和冲突，充满热切真实的情感涌动，令人感动。”

与此同时，大剧院首部原创话剧《简·爱》也将于12月10日至23日启动第二轮热演。早在今年6月首演面世时，该剧就创造了10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票房奇迹。二轮上演，女主角将由陈数接替袁泉，这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这部话剧的好奇和关注。

“新生版”是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年底演出的世界华人节日乐团音乐会。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上百位华人音乐精英将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大剧院，带来三场品质卓越的华人音乐会。在12月31午夜的音乐会上，大剧院还将首次敲响午夜钟声，与观众共同迎来新的一年。（文艺）

视线

国家大剧院两岁庆生 策划系列活动回馈公众

艺术家集中亮相原创剧目

形式为公众揭秘戏曲化妆的全过程。

本报讯 国家大剧院运营两年来，为广大公众呈现了众多高水准、高品位、高雅艺术的精品，同时也打造出推动中国表演艺术文化发展的平台。为了回馈公众，国家大剧院两周年庆生期间，汇聚世界华人艺术家，形成“百鸟还巢”之态，集中亮相原创剧目，展现中国表演艺术的系列新成就。同时，还设立公众开放日、小剧场正式运营演出等系列活动回馈公众。

据了解，国家大剧院特将每年的12月22日定为“公众开放日”，为广大公众展现国家大剧院之美、剧场之魅以及丰富多彩的艺术主题活动。今年的“公众开放日”，国家大剧院官网特开通专门通道，方便广大公众通过网络预订当日的免费参观票。“公众开放日”当天，在剧场门口，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将为大家讲解中国戏曲中生、旦、净、丑等脸谱的特点，并将通过讲解和描画的

日本玩家现实也玩虚拟女孩结婚成家 据国际在线近日，一名日本的电子游戏玩家与自己在游戏中的虚拟女友正式结婚。这名玩家和自己的“新娘”在美国关岛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新娘”是游戏《LovePlus》中的3名女主人公之一。这款游戏自今年9月份上市以来，无数玩家便为之疯狂。

——据谷歌打算花300年的时间，将整个地球搬进虚拟世界，到那时，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将合二为一，不分彼此。前几天看见日本饭馆可以对着电脑吃虚拟牛肉的新闻，心想，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即意味着实现这一预言的可能性越大。以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能任意“生成”美好，“删除”不好制造的虚拟世界中的新娘一定完美无缺，娶了她只要不点删除就会永远完美——省事又省心，何乐不为？

杨宪益辞世引发思考 翻译这座桥还牢吗？

据人民日报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杨宪益先生的《红楼梦》、《离骚》、《鲁迅选集》和《沉重的翅膀》等译著，得以走近中国，在中国文化一步步走出去的境况下，杨宪益先生的逝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作为对外交流桥梁的关注和思考。目前中国专业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不超过200人。“中国翻译界还是缺少像杨老那样学贯中西，能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外国的高级翻译人才。”

——在咱这儿文学创作被当做“码字”的地界，翻译可能更被认为是一种码字工业，而且是在流水线上码字。想必近年外国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影响甚微，和狗血翻译泛滥有很大关系。当年《约翰·克里斯朵夫》让人爱不释手，翻译占了重要的分量，想想还是这本书落到到现在狗血翻译手里，估计也照样“没命”——反过来想想，咱也不愿意咱的书到国外被翻得乱七八糟或哭笑不得吧？中外交流步步开放，怎么咱翻译的价码就不能开放呢？